

# 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

## 「Hi 對話」許炯 × 林亦軒：異地創作能否重啓藝術家的中國基因

採訪 | 張筑琿

編輯 | 呂曉晨

圖片提供 | 亞紀畫廊、關渡美術館、林亦軒、許炯

出處：HiArt，31 Aug, 2019

海外華人是戰後當代藝術市場最閃耀的板塊。從二級市場來梳理，趙無極、朱德群等為代表的老一代華人藝術家們，早已被世界認可並擁有穩定市場地位；近些年逐漸獲得更多關注度的林壽宇、李元佳，也得到了學術和市場的重視。然而在全球化的 21 世紀，「海外」「異地」對於華人藝術家的意義又是什麼？華人語境的當代藝術可以如何生長？異地創作能否重啓藝術家的中國基因，這個基因又能得到國際性的認同嗎？

近日，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書法背景出身的藝術家，和一位來自寶島台灣的抽象繪畫藝術家，兩位「80 後」就全球化語境下華人藝術家在創作時面臨的諸多問題，進行了一場深度對談。

# EACH MODERN

## 亞紀畫廊



藝術家林亦軒（左）與許炯（右），後方為許炯作品《隱士》

藝術家許炯 1983 年生於浙江杭州，2009 年於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碩士研究生畢業，現生活及創作於北京。他的創作以書法思維為創作核心，強調華人語境的當代繪畫。2019 年，許炯在亞紀畫廊個展的作品幾乎都在台北完成。

林亦軒 1985 年生於台灣宜蘭，2007 年從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畢業，現以聖保羅、紐約為主要創作地。其新作陸續在台北關渡美術館、香港 Simon Lee 畫廊展出。旅居美洲逾十年的他，將跨文化、世代的元素濃縮至繪畫本質的探索。



林亦軒 2018 年於亞紀畫廊個展「吸管」

# EACH MODERN

## 亞紀畫廊



林亦軒 2019 年於台北關渡美術館個展「我們是烏龜」(攝影：朱祈安)



林亦軒 2019 年於紐約駐村工作室

「異地」背景，是藝術家創作面對的核心問題嗎？

林亦軒：今年我有機會從巴西回台灣短暫停留，便開始思考「異地」，其實在外地反而不會這麼思考。異地創作最明顯的是生活與生存，生存又是最困難的。很多人離開故鄉到別的文化圈，包括常玉、趙無極這類海外華人，或其他亞洲、歐美藝術家，前者如藤田嗣治，後者包括戰後到紐約、或更早畢加索到法國。

每個時代都會有這些狀況。但在當代藝術中，我最常被問到的是認同，尤其總在回亞洲時被詢問。我一直想跳開、淡化這個議題，因為我覺得這不是我、甚或歷史中那些重要藝術家創作的核心。

# EACH MODERN

## 亞紀畫廊

許炯：異地創作對我來說影響很小，也不太涉及全球連結。我創作思維和媒材本身基本算根植於中國歷史豐富的審美與思想。但生活的真實性能激發不同的可能性與多樣性，我經常去各個地方並以我的方式游走，但最後還是會回去創作，或者選擇一個對我來說不會產生本質變化的地點。這次在台北亞紀畫廊的個展，都是我在台北的創作。當然不是因為有這場展覽我才要這麼做，之前我已經思考並規劃好了。我也創作攝影或是寫詩，這些與當下更直接發生關係的門類，便會因為不同地點從而產生關鍵性的思想。



許炯 2019 年於亞紀畫廊個展「自畫像」現場

林亦軒：我 9 月底就要回巴西創作。現在拉丁美洲狀況不是很好，我倒覺得身為外國人看著他們起伏能產生更多啟發。在不確定性中，反而看到一個國家正在蛻變，可能好，也可能不好，但你自己也在為這個國家做平衡，比如文化上的平衡。

生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。我在拉美一待就是十年。在異地一個月那叫旅遊，三個月也還叫旅遊。如果有談戀愛的話，那可能和生活近一點，不然你就是個局外人，霧裡看花，想象我們口中的異國情調。不過即使我在拉美那麼久，我還是會疑惑：我在觀看他們或他們在觀看我們時，是不是終究無法擺脫異國情調？

**現在連華人自己對線條的理解都充滿困惑，更別說西方了**

林亦軒：我今年 34 歲，當初我是在畢業後離開台灣，離開自己原本的生活環境的。在異地，有時一個星期都沒人與你講話，你會開始慢慢整理自己的思緒。有時你去交流思想，又因為多種語言系統讓自己受阻。所以我作品中若出現文字，我至少會放三種：西班牙語、英文、中文。包括我使用的隱喻，多數也是以中文與葡萄牙語導向的。

拉丁美洲對東方並不熟悉，就像我們對他們也不熟悉一樣。我一直很喜歡水墨，所以我的作品會用水墨的語匯討論事情，但西方人對此看到的只是「材料」而已。我大多作品

# EACH MODERN

## 亞紀畫廊

會讓「濕」與「乾」做平衡，即使在「線條」里也有濕與乾這些事情：線條對我很重要，我盡可能擺脫西畫學院式的線條思考，將書法的概念穿插其中。但西方對線條的理解，畢竟跟我們寫書法、寫中文的人是不同的，他們不懂毛筆的筆頭怎麼去用，以及其中不同的線條模式與邏輯。



林亦軒 《The Black House》127x122cm 噴漆、色鉛筆、油畫顏料、紙本 2013

# 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

林亦軒 《The Flower of Obsession》 162×110cm 噴漆、油彩、畫布 2014

許炯：現在中國人自己對書法的理解都比較粗淺，很多人的認知仍停留在軟毛與紙、水墨比例之類的階段。我自幼開始練字，十幾歲就開始嘗試書法的各種可能。我做這件事情二十年了，在盡可能的材料上至少已經嘗試過千百萬次，對目前能力所及觸碰的所有材料與反應，都有一定瞭解。同時我研究東方書寫，這本身也是我的專業。東方書寫的系統是很龐大的，古代許多書寫是鑿刻，或拿硬筆在堅硬表面上書寫，也有各式各樣寫料，這也是我這次展覽的原點。

# 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

許炯 《隱士》及局部 210x150cm 亞克力顏料復合媒材 2014-2019

回到線條。我認為線條特別重要，現在連華人自己對線條的理解都充滿困惑，更別說西方了。對線條的好奇度與掌控度，很多人是不明白的，所以我們才要創作，去呈現這件事情，讓大家知道線條多樣的部分。這次展覽我由水墨過渡到亞克力，正是想提出我對中國傳統書法根源的瞭解，書法是一個發展的藝術，書法本身就是當代的，其當代藝術化的表現又可以納入到你們所認為的傳統領域裡面。

# 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

許炯 《戀物癖》 150x150cm 亞克力顏料復合媒材 2014-20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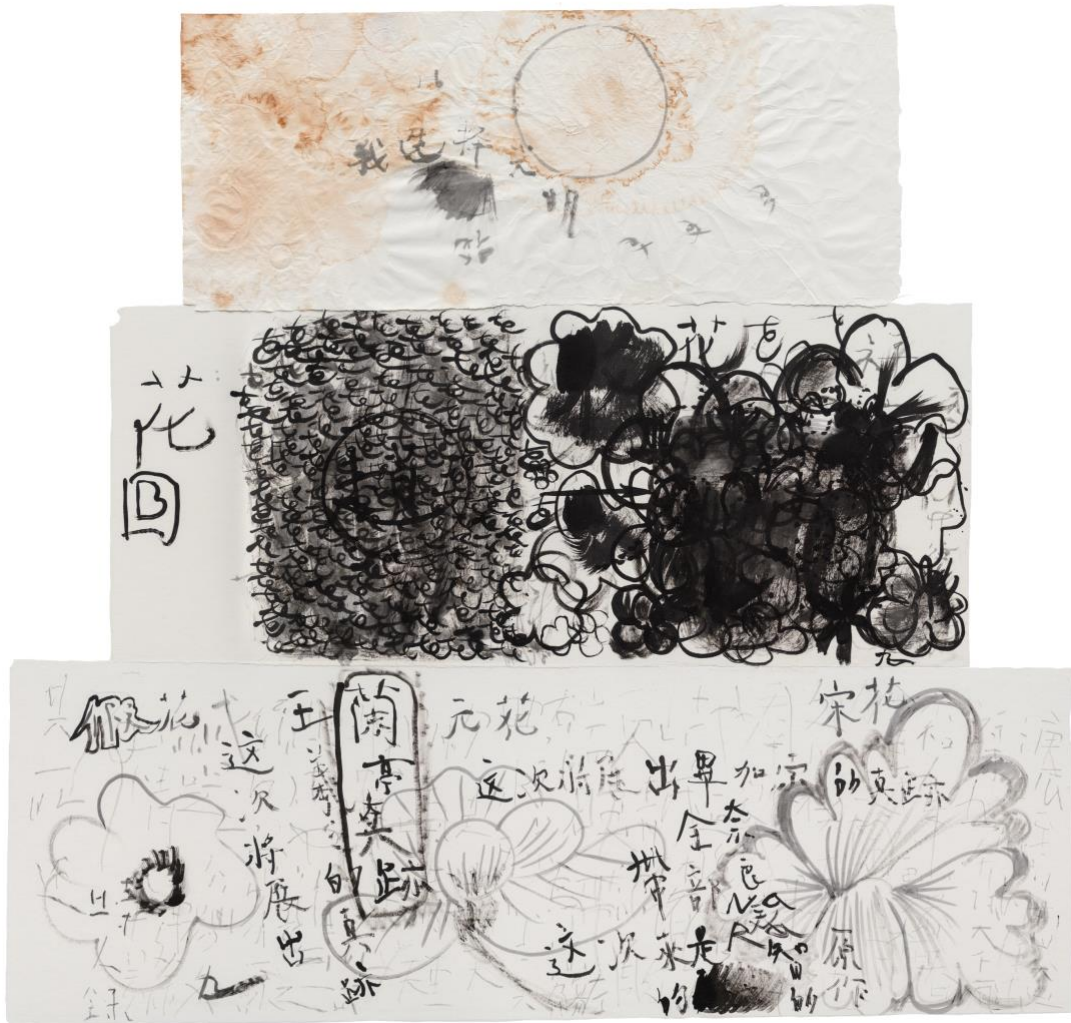
說得通俗一點，趙孟頫是書法，齊白石也是。齊白石用的線條與方式，已經跟晉、唐、宋、元相差很遠很遠了。一般人都能理解這是因為水墨與書法有龐大門類的歷程，但一旦水墨與書法變成可與西方並駕齊驅的媒材時，他們又迷茫了！很多人問我「你這個還是書法嗎？」我就說：「第一，我沒說這是你認為的書法；第二，這為什麼不是書法？」

無論對書法或是線條的理解，還是必須回歸到人思想上的進步。許多研習傳統的人總覺得我是突然從地獄冒出來的撒旦。我其實要告訴他們，可能他們的《聖經》比較殘缺吧：比如《聖經》一共有一萬頁，他看到過的大概只有三頁。



# 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

許炯 《趙國花卉》 130.5x136.5cm 水墨紙本 2018

不要急著被認同，現在應該是給大家帶去可能性的時候

許炯：對於我們這世代的藝術家，我抱有這樣一種使命感：讓西方更瞭解我們——我作品的維度已經可以融入西方，這是沒有問題的。但我身邊的人，至少我認識的藝術家，還沒有一個能把書法、或偏東方性的思維去好好表達的人。多數人還是在學西畫，用西方的方式講中國的故事。我有時難以想象：都已經 2019 年了，我們還在面臨這般困惑，這可能跟 1969 年中國人面臨的困惑是一樣的。所以我們要堅持下去，否則到了 3019 年也還是沒改變。

# 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

許炯 2018 年於亞紀畫廊夏季群展中展出作品《觀自在》(中) 222x142cm 水墨紙本 2018

林亦軒：我經常思考，為什麼我這個世代、或者是好幾個世代的藝術家在不同的文化圈游走，其實不應該只是去做西方人想要看到我們呈現的那些東西。我很多朋友到了海外，他們的創作方式就成為西方研究的那一套，我覺得很可惜。就像你拿別人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，但那不是你的尺寸。



(左) 林亦軒 《山就是山》 138.8x150cm 油彩、油性漆、噴漆、蠟筆、紙本 2019



(右) 林亦軒 《Lemon》 155x150.2cm 噴漆、色鉛筆、油畫顏料、紙本 2015

# 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

許炯 《詩人》 174x132cm 壓克力顏料復合媒材 2014-2019

許炯：但我發覺這個情況有在好轉。我碰到很多西方人都說，你一定要堅持你的創作，那是我們世界裡面沒有的東西。至少首先他能承認不同，同時覺得「不同」是美的。尤其越年輕、視野開闊的西方世代，慢慢會理解。

林亦軒：2017年我第一次帶一批作品回來的時候很猶豫，因為我感覺能共鳴的人不多。這兩年隨著亞紀畫廊的推動，漸漸也有能夠交流對話的朋友了。

許炯：我也曾擔心這個問題，但現在不擔心了，因為你得認命；在這個階段要是有很多共鳴，反而是我的問題。按理來說目前階段我的作品就不應在華人世界有很多共鳴，因為認知層次還沒有到達那個地步，我何德何能在此時要求那麼多共鳴？

# EACH MODERN

亞紀畫廊



林亦軒 《Contour Line》 65x90cm 油彩畫布 2018

就像當年畢加索（Pablo Picasso）剛畫的時候能有共鳴嗎？賽·托姆佈雷（Cy Twombly）的作品一出來就受到熱烈歡迎和認可？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一定有一個時間差。如果現下絕大多數人都認可你的作品本身，都說好的時候，我們就得反思了。現在應該是給大家帶去可能性的時候，讓別人產生疑惑你為什麼要這麼做，然後作為一種可能性存在下去。